



## 水乡烽烟(小说)

□黄文龙



AI绘图

一张泛黄的相片,十五道身影在时光中站成了永恒的姿势。那是1941年的秋天,如皋西关的一座老屋前,阳光像融化的蜜糖,缓缓地流淌在他们打着补丁的粗布褂子上。

扎头巾的白,在泛黄的记忆里依然醒目,仿佛能嗅到当年仲秋的凉意。背景里,破损的窗棂沉默不语。他们或站或坐,衣扣都系得一丝不苟——粗布的旧衣裳,却比任何绫罗绸缎都更显庄严。

那一刻,龙游河岸边的芦苇荡扬起漫天飞絮,像无数封没有写完的信,飘向硝烟弥漫的远方。

游击队的战士们,在如皋这片河网密布的平原上,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道移动的长城。相片里抿紧的嘴角,是面对“清乡”铁幕时最倔强的回答;挺直的脊背,是这片土地永不弯曲的骨气。

### 壹·焦港河上的黎明

晨雾还缠着焦港河的水面不肯散去时,吴老爹的竹篙已经划破了河水的宁静。他佝偻的背弯成一张蓄势待发的弓,正要甩出弧形的渔网,却突然僵在了半空——芦苇丛里,密密麻麻蹲着灰色的身影。那些是新四军的军装,吴老爹认得;那些扎着蓝布条的,是各乡游击队的后生,吴老爹也认得。他们像从芦苇般安静,只有偶尔闪动的身影证明这不是晨雾中的幻影。

那天下午的枪声来得突然。西南方向的高明庄先是传来几声零星的枪响,接着便像年关的爆竹般炸开了锅。“哒哒哒”的机枪声中夹杂着“哇呀呀”的怪叫,手榴弹的爆炸震得薄家湾的窗棂哗哗作响。吴老爹蹲在灶台边,看见河对岸的火光把暮色染成了血色。那一夜,焦港河两岸的村庄无人入眠,枪炮声像一把钝锯,来回扯扯着每个人的神经。

直到周庄头的祝捷大会上,那团迷雾才终于散开。叶飞司令员的部队像一把尖刀,捅进了鬼子的心窝。九十多个东洋兵横尸荒野,两百多个伪军见了阎王,连那个不可一世的加藤大队长也挂了彩。消息传到延安,报纸上的铅字跳着欢快的舞蹈,可吴老爹只记得那天清晨芦苇丛中静默的身影,和后来震天动地的枪炮声。

如今,后辈们的竹篙依旧会惊起一

滩鸥鹭。只是他们总觉得芦苇丛里那些静穆的身影,随时准备跃起,把整条河流都变成杀敌的战场。

### 贰·1942年的铜锣

那天的太阳,一定很烈。

伪军的马蹄踏过田埂时,稻穗还在风里低垂。二十多个持枪的影子,像一群贪婪的蝗虫,扑向大贲庄。他们绑人、牵牛,以为这不过是一次寻常的劫掠——可他们错了。这里的土地,早已埋下了火种。

第一声铜锣炸响时,整个秋天都震颤了。

那锣声是信号,是烽火,是压抑已久的怒吼突然找到了出口。它从大贲庄的村口进发,像一粒火星溅进干草,刹那间点燃了四野八乡。后吴家庄听见了,申家埭听见了,鄂家岱、西庄……无数的脚步开始奔跑,无数的喉咙开始呐喊。他们扛着扁担,举着锄头,甚至赤手空拳,只凭一腔热血,便朝着枪口冲去。

宋六爹冲在最前面。他是农抗会的头儿,乡亲们喊他“六爹”,不是因为他年岁大,而是因为他骨头硬。他的声音像刀,劈开混乱:“进攻去!把握点掀了!”于是,人群成了浪潮,竹篱笆在怒涛前颤抖。

陈德全发现了那个背枪的伪军。那家伙想逃,可他的腿已经软了——他没见过这样的阵势。陈德全扑上去,像一头护崽的豹子,死死扭住他。扁担放下时,枪已到了人民手里。

这不是混乱,而是一场觉醒。

伪军怕了。他们可以对着一个人开枪,可怎么镇压漫山遍野的吼声?他们可以威逼一个村子,可怎么抵挡成千上万的脚步?锣声从东响到西,从南响到北,像一场风暴,席卷了整个如西乡村。

多年后,那些竹篱笆早已腐烂成泥,伪军的枪声也散在了风里。可每当铜锣响起,我总觉得,那些奔跑的身影还在——宋六爹的喊声,陈德全的怒吼,刘文龙的扁担,以及无数张模糊却坚定的脸。

他们不是历史书上的符号,而是活生生的人,是土地的儿子,是铜锣声里站起来的魂灵。

水洞口、西河湾、加力的锣鼓声,至今仍在历史的回音壁上震荡。

### 叁·汤家湾的豆腐谣

晨光刚刚爬上屋檐,豆腐坊里的陶缸已经翻涌起雪白的浪花。王二丫挽起袖子,卤水在她手中划出一道银亮的弧线。那道横亘在手腕内侧的青紫疤痕,在晨曦中若隐若现——那是去年冬天,鬼子用烙铁留下的“记号”。可他们不知道,这个看似柔弱的豆腐西施,骨子里比卤水点出的豆腐还要硬。

运盐河上,三只运粮船正慢悠悠地破开水面。王二丫的眼角余光扫过船上的青药旗,手中的卤水突然泼向灶膛。“嗤——”的一声响里,她亮开了嗓子:

“豆腐白啊——豆腐香——”

凄婉的小调在河面上打着旋儿,像块磁石般把运粮船往岸上吸。船上的鬼子和伪军伸长脖子,却不知这歌声里藏着怎样的杀机。

屋门“吱呀”一声洞开。二十来个汉子鱼贯而出,浑身浸透了豆腐的清香,手里却端着乌黑的钢枪。刹那间,汤家湾的清晨被枪声撕得粉碎——机关枪的怒吼,长枪的脆响,比年关最热闹的鞭炮还要响亮。

河面上乱作一团。有的磕头如捣蒜,有的跳河似青蛙。不过十来分钟,游击队就押着俘虏、扛着战利品消失在了晨雾中,只留下两麻袋大豆,在豆腐坊门口沉默不语。

当夜,王二丫的灶火一直亮到三星偏西。两麻袋大豆在她的巧手下,化作一板雪白的豆腐。天蒙蒙亮时,挑着豆腐担子的身影便撒向了四面八方。担子里颤动的,是比豆腐更柔软的秘密。

“王二丫的豆腐香,鬼子二鬼子的骨头凉。”这民谣像蒲公英的种子,在春风里越飘越远。运盐河的水,依旧日复一日地流淌,只是偶尔,河面上似乎还会传来那支凄婉的豆腐小调……

### 肆·苇荡医灯

拉马河的夜,似乎只有此起彼伏的蛙鸣。一条带篷的木船静静地泊在苇丛深处,油灯将阮有林的影子投在苇席上,晃晃悠悠,像水中的月亮。

烧红的铁叉在伤口上烙下生命的印记,焦糊味混着血腥气,在潮湿的空气中凝结。这已是今晚第三个腹部中弹的游击队员了——新市据点的枪声

刚歇,担架队就踩着泥泞的小路,将伤员送到了这条摇摆的“水上手术室”。

人称“二先生”的阮有林,手法娴熟得像在剥一枚熟透的菱角。作为五代祖传的外科名医,处理枪伤于他已是寻常事。去年群头圩村北的荒蕪里,他甚至在一座空坟中完成过一场手术。死人的安息之地,反倒成了活人的重生之所。

渐渐地,这位斯文的先生成了游击队员们最踏实的依靠。他不在花名册上,却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怎样在枪林弹雨中守护生命。

最难忘那个芦花飞雪的夜晚。阮有林的银针正在皮肉间穿梭,村口的犬吠突然撕破了宁静。放哨的小战士冲进来时,他的针脚依然稳如拉马河的水流。直到最后一针收线,伤员才被匆匆抬往后门的小船。橹声欸乃,载着生命驶向苇荡深处。秋风过处,漫天芦花如雪,为这场生死接力洒下纯白的祝福。

拭去额头的汗水,阮有林刚捧起水烟台,大门就被砸得震天响。火捻子还未点燃,而他的心,早已亮如那盏永不熄灭的苇荡医灯。

### 终章·不逝的回响

河面上乱作一团。有的磕头如捣蒜,有的跳河似青蛙。不过十来分钟,游击队就押着俘虏、扛着战利品消失在了晨雾中,只留下两麻袋大豆,在豆腐坊门口沉默不语。

当夜,王二丫的灶火一直亮到三星偏西。两麻袋大豆在她的巧手下,化作一板雪白的豆腐。天蒙蒙亮时,挑着豆腐担子的身影便撒向了四面八方。担子里颤动的,是比豆腐更柔软的秘密。

“王二丫的豆腐香,鬼子二鬼子的骨头凉。”这民谣像蒲公英的种子,在春风里越飘越远。运盐河的水,依旧日复一日地流淌,只是偶尔,河面上似乎还会传来那支凄婉的豆腐小调……

### 终章·不逝的回响

新皋桥的青石板沁着晚露,我站在那里,耳闻目睹时光在河面上碎成粼粼的波光。汤家湾的豆腐坊中,王二丫的卤水是否还在陶缸里翻涌着洁白的浪花?二先生那把手术刀,是否仍在岁月的暗处闪着银光?臂上扎着蓝布条的汉子们,是否还在芦苇荡里唱着《游击队之歌》?

阮家老宅的灯光下,那把铜手术刀正在讲述往事。铜锈掩不住锋芒,就像岁月冲不淡记忆。二先生用它划开过无数个黑夜,让生命的光重新流淌。此刻,刀身上的反光里,仿佛还映着当年伤员年轻的脸庞。

暮色渐浓,晚潮裹挟着芦苇叶漫过脚踝,那片风干的苇叶里,叶脉间依旧凝着当年的血性。屋后高耸的杉树传来鸟儿的鸣叫声,恍惚间我又看见那十五个身影,啊不,是无数的身影!那些被盐霜浸透的粗布服装里,依然流淌着的滚烫血脉,在芦苇荡的褶皱里,在豆腐坊的卤水中,在小篷船的煤油灯下,在如皋城西关的民房前,永远鲜活如初。

肆·苇荡医灯

拉马河的夜,似乎只有此起彼伏的蛙鸣。一条带篷的木船静静地泊在苇丛深处,油灯将阮有林的影子投在苇席上,晃晃悠悠,像水中的月亮。

烧红的铁叉在伤口上烙下生命的印记,焦糊味混着血腥气,在潮湿的空气中凝结。这已是今晚第三个腹部中弹的游击队员了——新市据点的枪声

刚歇,担架队就踩着泥泞的小路,将伤员送到了这条摇摆的“水上手术室”。

人称“二先生”的阮有林,手法娴熟得像在剥一枚熟透的菱角。作为五代祖传的外科名医,处理枪伤于他已是寻常事。去年群头圩村北的荒蕪里,他甚至在一座空坟中完成过一场手术。死人的安息之地,反倒成了活人的重生之所。

渐渐地,这位斯文的先生成了游击队员们最踏实的依靠。他不在花名册上,却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怎样在枪林弹雨中守护生命。

最难忘那个芦花飞雪的夜晚。阮有林的银针正在皮肉间穿梭,村口的犬吠突然撕破了宁静。放哨的小战士冲进来时,他的针脚依然稳如拉马河的水流。直到最后一针收线,伤员才被匆匆抬往后门的小船。橹声欸乃,载着生命驶向苇荡深处。秋风过处,漫天芦花如雪,为这场生死接力洒下纯白的祝福。

拭去额头的汗水,阮有林刚捧起水烟台,大门就被砸得震天响。火捻子还未点燃,而他的心,早已亮如那盏永不熄灭的苇荡医灯。

### 终章·不逝的回响

新皋桥的青石板沁着晚露,我站在那里,耳闻目睹时光在河面上碎成粼粼的波光。汤家湾的豆腐坊中,王二丫的卤水是否还在陶缸里翻涌着洁白的浪花?二先生那把手术刀,是否仍在岁月的暗处闪着银光?臂上扎着蓝布条的汉子们,是否还在芦苇荡里唱着《游击队之歌》?

阮家老宅的灯光下,那把铜手术刀正在讲述往事。铜锈掩不住锋芒,就像岁月冲不淡记忆。二先生用它划开过无数个黑夜,让生命的光重新流淌。此刻,刀身上的反光里,仿佛还映着当年伤员年轻的脸庞。

暮色渐浓,晚潮裹挟着芦苇叶漫过脚踝,那片风干的苇叶里,叶脉间依旧凝着当年的血性。屋后高耸的杉树传来鸟儿的鸣叫声,恍惚间我又看见那十五个身影,啊不,是无数的身影!那些被盐霜浸透的粗布服装里,依然流淌着的滚烫血脉,在芦苇荡的褶皱里,在豆腐坊的卤水中,在小篷船的煤油灯下,在如皋城西关的民房前,永远鲜活如初。

离开前,我绕到湖的南侧,那里有一处僻静的角落,灯光照不到。月光下,湖面泛着微微的银光,柳树的影子投在水面上,随风轻轻摇曳。这才是记忆中的瘦西湖——清瘦、安静、不施粉黛。

回酒店的路上,手机响了,是妻子发来的信息:“到扬州了吗?记得去看瘦西湖,代我向它问好。”

我握着手机,站在扬州的街头,忽然很想念那辆黑色的桑塔纳,想念妻子年轻时的侧脸,想念许兄爽朗的笑容,想念姨妹明亮的眼睛。二十五年,足以让一个城市改头换面,足以让一个湖泊浓妆艳抹,也足以让我们都变了模样。

唯有记忆中的瘦西湖,永远那么瘦,那么安静地躺在时光深处。

## 江海新韵



### 在某个夏夜漫步(组诗)

□澜波

#### ◎沸腾的热情

无拘无束的风  
一遍遍地巡过月色  
用足孤傲  
却又用沸腾的热情  
捧起庄稼们的所求所念

拨开岁月重重雾霭  
难免会一眼望见  
偶尔陷入时光沼泽的狼狈  
一身泥泞,一身悲凉

是谁携滚烫的深情而来  
满身潮湿,便腾空离去  
一切愿望重新回归

在半明半暗的世界里  
将植物们生长的纯粹  
与今夜的高温一齐炽热

◎夏之热烈  
艳丽与奔放的温度  
根本不用多余修饰  
就能渲染一场  
抵达沸点的夏日风情

一颗心居于生活鼎沸处  
更容易迎来花团锦簇的热烈  
与气温不分伯仲

想笑,就大声笑吧  
想哭,便放肆哭吧  
心情就是心情  
都是真实归属自己的

横剖面的人生场景  
表面平静,内心澎湃

#### ◎童年

闷热总会发酵暗潜的烦躁  
渗入土壤催生出  
怀念的花朵次第开放  
花开的声音逐渐喊出  
一朵又一朵的娇艳

直到抵达消失已久的童年  
单纯的欢愉重觅凡间  
层层叠眷恋飘荡心尖

思绪不停地徘徊在  
人生久远回忆的边缘  
就像熏暖的夜空  
铺天盖地,热烈又奔放

◎暴雨倾下  
轰隆隆的雷雨声  
震耳欲聋,也震颤  
恍惚在时光里的念想

心情纵横交错  
正在耳畔肆虐的雨水中  
横冲直撞

隐藏在内心最深处的情愫  
随闪电的速度  
频繁地闯进人间寂静

#### 仅在这个夏天席卷而来的孤独

瞬间滂沱了生命里  
难以避免的那些惆怅

◎若风起  
酝酿了许久情绪的风  
倚在深夜的时针上  
等待能吹出朵朵浪花的时机

积攒多日的愿望  
朴素又奢华  
除了重回故里,别无其他

是呀,我在等风来  
等风吹来你的消息  
等海浪波动告诉我  
这个夏天,每一个夏天  
一直在等待归来

◎苗壮生长  
灯光璀璨在田野外  
透过草木丛生的缝隙  
窥见对生命的热忱  
在漫天夜色里拼命生长

火红色的愿望们醒来  
倚靠曙光耸了耸肩

#### 开始肆意盛放

生命灼目于晨曦之下  
混合着寂寞与热烈一起燃烧

四通八达的阡陌缀满渴望  
每一朵夏花都暗藏芬芳  
穿越黑夜,朝破晓的方向  
总能生出比回忆更浓郁的希望

◎生命的幸福  
生活时不时敲响某种音阶  
掉落些清脆为荣  
在夏夜发出有韵律的回音

默默剔除生命的沉重  
随时光河流缓慢荡涤  
人生更容易释然  
人与人的经历不是套公式  
各有不同角度滋生美好  
对的,自始至终都算数  
萦绕成重叠重复的幸福